

陶淵集

書  
祭文  
長辭  
序辭

行錄  
續

地



陶富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書

與李侯鳳秀

與金士剛履德

與姜松西敬廈樵

與鄭叔顯象觀

與鄭叔顯

與柳參奉耳仲鼎文

答柳參奉耳仲

答鄭和之雲休

與李勳甫運協

答金善餘霽進

與趙上舍天休基永

與姜參奉穉仁長欽

與李仲帥

與金魯仲弼冕國瞻禹夏箕叙

與洪叔文

與洪上舍致疇錫道

答李景寬

答金仲紹

答鄭戚兄文用來望

與朴希彥世賢

與權通彥衎

與南七明正翼

與李仲德致馨

與申威如大重

答申穉亨弘佐

與李景遠秉文

答李軍威希延

與安東金氏門中

與稷谷宗中

與柳彝好懿睦

與柳彝好

答柳彝好

與洪甥宅莘宅魯

答宗人補天冕禹

上王父書

上王父書

上竹隱大父

與三從叔木仁

與勉庵族兄鼎辰

與上舍再從兄

與族兄鼎武

與族弟汝命鼎凝

與族弟仲玉鼎鉉公贊漢辰

寄纘兒

寄崧兒

與族姪祖憲

祭文

祭晦屏先生文

祭立齋鄭先生文

祭西坡三從大父僉樞公文

祭族兄勉庵公文

祭三從大父道明文

祭上舍再從兄文

祭族弟汝命文

祭族兄鼎夢文

祭族兄鼎武文

祭舍弟仲元文



祭宗姪幼承祖應文

祭外舅金公元默文

祭三從叔木仁文

祭宗人上舍爾周文

祭上舍金公樂恒文

祭上舍金公勉恒文

卷之四

哀辭

柳上舍士能爽祚哀辭

質庵崔學士璧哀辭

詞林典故卷之三

四

族兄鼎漢哀辭

鄭朋之遠休哀辭

族弟汝命哀辭

李景遠哀辭

李上舍伯心哀辭

再從叔翼仁哀辭

字辭

崧兒字辭

遺事

晦屏先生遺事

族兄龜窩公家狀

行錄

從姑孺人行

陶高先生文集目錄終

陶窩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李侯鳳秀

朱門迴阻白雪凝積伏惟琴軒體候對時康謚鼎周一  
疾五朔幾殊塵甦私憫何達講事緣此遷稽今始奉行  
伏切悚惶竊伏念會講之規須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精  
其句讀通其文義然後可以有進若徒事口誦略綽看  
過便作明經士子應舉貌掇則雖多亦奚以爲哉夫經  
書之中四書爲要四書之中大學爲先故朱夫子曰理  
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又曰先讀大學以

定其規模而小學書最爲蒙士講習之資今者諸生各  
隨所讀拔進報退有膠擾之弊而無論討之益恐不如  
通講一書之爲愈也然方讀之書不可中掇故姑使之  
依舊讀大家著力不負興學勤教之至意計耳

與金士剛履德

花山稍擾中乍逢乍別未足以抒平日願言之息厥後  
聞士實言始悉吾兄踐履之篤才識之卓非流亞所及  
於是深以相見之晚爲恨而尤覺場屋人事壞了許多  
好意思引領懷想實不能忘近因士成謹審侍履珍密  
慰仰倍品矧惟蕭寺淨界對燈看讀漸喫無限滋味者

乎如鼎周者南來齋居纔近半月而優汎玩愒之狀不堪向高明道也世之爲同庚者何限或間以月或間以日而其先後生於一日者未有如兄之與弟也生間一日居間百里而三十年未遂半面之雅抑亦有神交者往來於不知不見之中耶古人有雌甲辰弟於兄有一日之長則兄可謂雌甲申而弟可爲甲申之雄耳未知兄肯自安於守雌而許我以其雄否呵呵漠然東南雲山萬疊何當夏叙申結情好歲晏江鄉歸心如木臨行書以寄懷幸賜不鄙卽惠嗣音

與姜松西擊廬樓

頃年遞付慰書其集入照否道脩便阻凡吉凶休戚邈  
然不相問勢雖使然此豈宿契所存耶不審初寒起居  
必重家居觀玩益懋何如鼎周作不緊行反爲識者之  
恥歸臥蓬廬一笑一歎竊念廢舉不應亦非高致而冒  
老例忙此豈實情但知有內外輕重之分耳吾南儒運  
大壞風色漸不佳似無鎮靖之期左右素負士林之望  
居在安禮交接之地其隱憂周旋應不淺鮮未知緣何  
而致息爭務同之域也會祖妣世系中官銜表德及配  
位墓所其外派姓諱俱未詳悉此皆裔孫所不可不知  
者華望與季間戚叔相議錄示如何



與鄭叔顯象觀

達城草次之奉歲已五易矣瞻仰德儀迨庸煇悵伏惟  
新元丈席體度康衛侍學起居珍相鼎周依舊謫劣無  
一善狀夏初奄遭山頽之痛冬後連有功總之慘悵悵  
迷塗悲悴度日憐歎何喻竊念士之爲學讀書躬行而  
已而後世科學誤人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舉皆流  
於詞章綴拾之習獨執事早脫俗窠濡染家庭專心實  
學不爲外物所撓奪士友之自西來者無不欽誦非真  
積有得何以得此於梁楚間哉如鼎周者汨沒科臼奔  
走半生居然白紛如矣追惟四十九年之非無以自補

以此未嘗不懷仰高風願承緒論之萬一也

與鄭叔顯

旅冬遞付書果卽入照否生出萬丈關嶺遍念大江左  
右葭露之興無日不在於伊人而道路阻躋烏得無寧  
不嗣音之歎也歲將單矣伏惟丈席體候萬重侍餘友  
履均相鼎周奄遭期制摧痛已極而自家亦種種失健  
憫憐奈何科臼之奔汨舉世滔滔而尊兄超然物表無  
妨奪之患視吾曹之拙於伎倆者其高下何如也荒泯  
如兵喪威游仍未由進候於函丈之下暴棄其奚祇自  
訟恨而已前年歸路偶得拙吟一律今始書呈想博一

粲矣所上問目中有誤書處而封緘甚堅不復啓拆又  
此別錄付納耳何當奉際臨紙冲悵

與柳參奉耳仲鼎文

前春霰奉秋再回矣每因便風徒切瞻詠伏惟良辰春  
府文道體萬安省餘學履珍相鼎周屢經毒疾形神俱  
灰自憐柰何道內事端既往勿說疏行以後音息何如  
竊恐異色人藉此爲卜莊子之計羞憤無地未知吾黨  
又何可恃也從先祖實蹟近付棗刻而跋語尚闕本孫  
欲乞言於門下奉卷以往華望告達微烟嘉惠一言之  
重所拱以竢耳德門先集三帙或可惠及耶目今吾南

分裂極矣只當杜門守靜歌詠前修而已此外又何言哉

答參奉加耳仲

伏惟和煦春府尊丈道體康安省餘學履珍相鼎周偶來安德因抵午郊拜瓢隱先生墓轉入周房遊覽而歸亦可謂庶不負此行但光陰幾何而疲勞於道路之間良可歎也岐陽崇奉之舉不徒爲尊門之慶聞卽進參於將事之末而歸程甚促未由遂意媿恨曷勝前書所喻玄中之趣何敢擬謂而四方之志亦已倦矣時欲攜筇舒懷於佳山頡水之間此固不可容易辦得今茲之

遊未免走馬看了既不著努力拚躋之功重有違於遊山似讀書之義豈所謂先學其遊乎哉呵呵

答鄭和之雲林

積歲違阻之餘幸得一昔之晤而情討未洽歸棹遽分  
悵望行塵倍切懷仰卽於便回寄來惠牋滿紙縷縷辭  
意款款披復三四欣感千萬仍審還卸後棣履晏重鼎  
周客狀依度他無足仰復者竊觀來書知執事擺脫俗  
累專心撥討孜勉之意溢於言表不勝欽歎以吾兄之  
才之美志之篤精究力索不止向故紙堆中徒作遮眼  
消日之資則豈不大成家計耶如鼎周鹵莽者年迫五

十鼎器已毀喪威疾病又從而摧盪之只自撫躬嗟悼而已吾儕生並一世地近百里弱冠相識居然已華髮矣悠汎玩愒光陰幾何纔過三兩日又喫一齒恐恁地過了畢竟醉生夢死今承來喻重爲之惕然警懼也朋友團會之樂至願所存而計與心違辦得未易明春澗亭之約未知不爲魔兒所戲障否

與李勳甫運協

積違清範停雲起懷而東南海山魂夢迢遰晚暮朋從之息安得不憧憧也時因便風槩承音塵而年來衰懶成習迄未修一書祇切媿恨卽日潦然省定餘履用連

相子舍侍學佳勝否鼎周居然歲華已過知非春後出  
沒鬼關尚未拔出於憂病林中憐歎奈何第念光陰水  
逝志業日頽紛如白首無復壯時思想願與二三同人  
翩聯倘徉於雲山海曲之間而如此圓滿事非缺畧所  
辦得獨坐窮巷晤語無人時對黃卷舊忘新昧老兄聞  
之想必爲之一慨矣令胤曾知志尚資質迥出等夷近  
日成就必長得一格遙切奉賀丈夫事業不在於功名  
文藝幸望庭訓之下大加鞭策以遂遠期如何

答金善餘霽進

曩時草草趨慰遽然作五年事依依清範忽忽夢想正

月中拜令伯從氏兄于縣邸略道區區之意常恨未得  
更造高軒悵叙多少蘊襲不意珍緘遠寄寂寞之濱忙  
手披讀辭頎而意繫感荷良深如獲百朋之錫也只緣  
近日頹懶成習闕然未有報尤不勝媿悚之私早炎比  
熇伏惟端居玩索學味清裕何等仰慰鼎周年來所遭  
去益叵耐始覺古人之動忍增益者直是殫心力愍工  
夫也加之宿痾闖作合下不專之工因此全倚閣自念  
病日進而學日退年益晚而志益惰五十行年竟作無  
聞寧不自媿而旋自懼耶每聞吾兄亦種種失健云時  
與汝命說及以爲吾儕危會例如此竊想探討尋數猶



不以是自懈爲之逆仰不自己也

與趙上舍天休基永

一別三載鱗羽頓闕以我之憧憧想兄之懸懸也天心無改稚陽初萌伏惟動止安吉觀玩益懋歲暮懷仰奚但扣問寒暄而已哉鼎周四朔病疽一味委劇所謂貞疾不死者人生百歲寧日幾何杜門伏枕廢卻書冊尤切同人之息耳窩記謬囑已久而顧此諛陋不敢容易下語患痰旋塞書成復毀僂作筭室道謀者夏初蘆草一藁棄置塵笥有不可終始祕慳謹此呈上幸登覽後用以覆瓿如何敬義一段雖是古人陳談而此外無下

手處惟在吾輩俛焉著力矣

與姜參奉穉仁長欽

積潦初霽黃花滿階際此懷人與秋俱滾伏惟侍省起居晏重子舍諸節均迪慰濔區區之至鼎周湖行以後偶苦疥癬近纔痊可餘無足仰道者龜註志前年族姪自愚山歸時覓置其家今始見還在費向來胼胝之勞良可笑歎茲以委及耳

與李仲帥

前月乖逢之恨迨未能念諸懷也俄自雲寮歸惠書畱在塵案披緘疾讀悅若面討感慰烏可量耶仍審省候

與和旋爲之貢慮之至鼎周一句山房別無情況先稿  
僅已畧寫而正本姑未下手耳來示挽祭文字此亦無  
原本故不載集中當謹受而續刊矣明字三押顧此諉  
見有何攷据杜律五言五十韻寫字亦再用其或以此  
爲例耶聞勳從作貴中行修謝草草

與金魯仲弼冕國瞻兩夏箕叙

笠潭之會平生所深願而不可得今旣得之其喜可知  
但以未能從容周旋爲恨耳停雲夏阻山月再朏謹問  
至寒僉履起居均重子舍侍學佳勝否別後懷仰尤非  
少壯時比也鼎周歸臥窮廬憂惱百端自家一片靈臺

寧靜無日憫歎奈何盛屬堂韻謹此構呈詞拙意弱  
敢自托於諸先輩唱酬之末幸賜斤教勿爲列錄千  
之望青院道會竊欲進參而以私忌未果慊恨無已

與洪叔文

暮春逢別倏忽如夢歸後一念未嘗不往來于中也  
審清和侍學佳勝否鼎周姑依前狀無足煩者社役  
羸聞至垂畢而七灘勝槩又非南谷之比尤覺僉兒  
先之至意出尋常萬萬也惟平炳如文若各候何如  
虐轉深農時已違人事未可知天意亦難測也窮措  
咬菜之苦似無減歇時節滹沱之飯已不能飽喫而

頃歎奈何  
諸先輩唱  
會竊欲進  
洪叔文  
倏忽如夢  
學佳勝  
畢而七灘  
出尋常  
時已違  
似無減歇

於雲子抄白終非自家分內物但當守分聽順而已此外有何方便料理哉

答洪上舍致疇錫道

梅雨連日忽成翻盆此時懷遑未嘗不在於瀨水之濱也便來獲拜惠翰披緘忙讀豁然沈疴之去體第嘆坼之示大是恠事一同之內雨暘之不齊何若是懸絕耶仍審茲辰棣履增重深慰深慰鼎周弟祥奄迫悲裂何喻刊事想已垂畢矣外夷傳及本紀商量事恐不可輕易攬定幸望夏夏二愚山杜陵二丈席以爲斷案之地如何

答李景賓

頃者躬造巧值乖逢前月行聲竟孤虛企一會之不易  
有如是邪便裏憑審棗中啓居清茂千萬慰仰鼎周猶  
夫昔也無足道者但念齒日添病日侵憂穴日生心田  
日荒辜負錦淵教育之意悔歎何及遺稿謹寫草本而  
尚未淨埽欲與左右對同商確者計已宿矣每爲此務  
所牽縛迄此遷就竊恐世間事多有不如意時未可從  
近另圖耶平日言行如我晚生末由紀述粗成遺事一  
通不足以狀德而爲乞言之助一番斤正亦所望耳寒  
事粹劇惟冀珍重白愛

答金仲紹海進

陽生七日氣候如春昨夜帶月步出庭除兒子自村外  
至奉致惠書呼燈披緘恍若對討仍審牙疼當灸女婿  
腕下想姜郎所不免鼻周腰酸無僚姪可醫憫歎奈何  
呵呵賢咸三加賓贊已戒漱翁儼臨禮席卽欲勇赴筵  
末參聞命字之義而有難動事勢孤違盛速一番勝會  
實自不易晦間將一進叙而姑未可必也

答鄭戚兄文用來望

前春人海中循例修慰不足以塞宿昔之情厥後日月  
易道衣冠奄改撫時悲濼恒切于心料外卽承先施下

狀感念今昔辭懇意楚披讀再三安得不重之以惻愴  
耶伏審早滂備極制中起處支安鼎周昨年大病之後  
經夏沉極神散形鏗便作七載貌樣所謂秉燭之工無  
一分補漏之望有何好意思可以仰報俯問乎但童年  
遊從之樂依然隔宵事而倏忽之頃須髮俱白矣雖欲  
夏追前塵聯榻叙故邗可得也竹屋叔祖墓誌依示瞻  
上耳南嶽唱酬錄曾知在診篋因懷惠借如何

與朴希彥世賢

冬初數宵話猶勝十年讀况湖書啓案良朋聯榻傾倒  
積歲蘊蘖者乎吾儕地非宿眷矣齒未大載矣志業頽



衰病侵簪盍無期砭規莫承歸後懷仰安得不懂懂也  
便中槩審間養動止有相慰瀉倍常鼎周宿疾當寒添  
鬱臥雪累日乘興不得悵恨何喻旅老升廡疏事聞已  
退歸未知明春再動否願詳得其節拍也

與權通彥術

別后月將盈矣懷仰倍於恆也伏未審春府尊丈氣候  
萬康省餘學味珍相學源清如僉履亦何如種種瞻濤  
之至鼎周歸臥窮廬意息擾汨漸覺憫然柰何明誠錄  
前月已寫畢勘看一番果無謬漏耶立志一條頃時鄙  
說仰稟否倘賜採納條中註語數行刪去而表之下篇

之首則明誠自爲一篇立志存養言學自爲一篇似大  
慙分曉不爲後人之起疑未知如何

與南七明正翼

元宵張燈叙話實浮生一勝會歸臥窮廬魂夢尚遑遑  
也春寒漸圍靜履珍德門僉候均迫否鼎周衝雪回  
程塵免呻楚而孤索無羣百念俱灰憐歎何喻譜草靜  
患之或有疎漏處當俟更量旅軒喪在丁丑九月懶齋  
喪在己亥四月依此填寫如何鶴老請諡疏未知在何  
年庚寅嶺儒請解古拙翁罰事疏會在星州疏首爲靜  
默齋而製疏則無名字當問于水谷本家耳

與李仲德致書

解攜已久拚晤無緣歲晏慕徒之懷無日不往來於高  
樓也頃因西谷權及歷訪既知御者近入故庄不審其  
間已得歸卸觀玩之樂漸到佳境否鼎周奔走西北無  
地靜帖拋閣書冊草木轉寒悼歎奈何傳聞左右有繫  
歸之計果然否吾鄉風習合下卑粗而世道人心恁地  
危險以高明之見想不無言旋之息但忠信篤敬隨處  
可行何必拔來報往虛負友朋之望耶幸勿以式遄爲  
意暫此棲遲如何

與申威如大重

雲山遙阻雪海迷茫每誦孤舟獨釣之句有思於剡溪  
訪友之興也忽此人至傳致惠牋開緘疾讀悅聞隔世  
稀音欣感邗可量耶仍諗侍餘學履連重想觀玩日有  
所得尤何等慰慰臯周痼腫尚未完蘇杜明廢書徒切  
歲暮志違之歎奈何來書滿紙辭旨可驗高見之精確  
也江上僑居錄果如盛論而與張台南書似當依元本  
雜著及附錄祭文諸篇姑俟面商耳山南儒運盩否議  
論分張專以校爭爲事無人著力於此事誠極慨吁因  
士友聞賢契志正而行修識高而工專吾儕之所期望  
不尠從當造幽軒而聽緒論也顧此慵懶無壯不勉晚

暮無聞無以收棄榆之功安可望廁數於交遊間耶

答申穉亨子佐

翩然一札稽謝三載臘前惠訊又與新春偕至感媿交  
并無以爲辭也仍論軒宇纒移湛樂日深想觀玩之益  
自在於天倫勝會尤爲之欽歎無已鼎周病與歲添志  
與氣惰合下頽塌振作無日從此不足見數於賢朋友  
間憐歎奈何尊先遺稿聞留在大坪想必十分精到磨  
勘矣朱譜卽蒙遺鴟知謄寫已畢益驗日用征邁之工  
紙頭記疑亦或爲博雅之一助耶吾道衰矣吾身頹壞矣  
賢契志超而才高年富而力強幸加勉前功進修來乃

則向上事業豈專在於尋數鈔覽而已哉如我廢物舊  
念新昧拾一遺百恐無以少補栴楡也

與李景遠兼文

前月十日惠書寄意鄭重迨令感戢第履端頂針等語  
太不穩著奉讀未終媿汗竟趾吾兄愛我之深而爲此  
過當之辭君子言以爲不知者殆近之矣書中自道  
語正說出損者于生經歷少壯悠汎白首紛如不能學  
惺惺老釋畢竟作下寮粥飯僧如左右年力富強大家  
著工者寧有是志耶幸望趁此好光陰益加孜勉到得  
正一禪宗如何廬院事旣無的見安敢措辭而士林之

變至此佞爲之仰屋長歎而已

答李軍威希延

月初進候時因病經歸迨切通恨續承下存垂念勤摯  
尤不勝感荷之私仍審琴理動止際茲萬重鼎周滯客  
踰旬昨始還却頽臥呻屎振作無日憫憐柰何俯囑文  
字廬得構成而草芳迂見語多阻語伏望裁擇可用則  
用之不可用則置之如何大抵守宰事體與臺諫不同  
而親民之職所係甚重當極陳民隱仰達 天聽使誠  
心上格實慮下突然後庶不負今日求言之 聖意未  
知方伯之存拔果何如也頃年農書應 旨者舉皆汎

而不切未聞有措置變通之策此不過備例循常而已  
寧不慨然

與安東金氏明中

伏惟清和僉履動止萬重先齋重葺之役實賴僉執事  
屬護之力媿此病軀未由進參於會落之日也竊念吾  
兩家互爲自出雖有昔年攜貳之端從今以往祇當俱  
棄前過更修敦誼豈非後死者之幸耶重修當有記幸  
僉執事研思構精以爲承先遺後之道至望

與稷谷宗中

伏惟霜令僉履萬重貴派派譜非鄙等之所欲預知其



中竹隱從大父所著花田家牒序刊以族譜序者尤有所大未安處僉尊何不量之至此也世道漸乖事變層生數世之後必有藉重貽累之患幸所刊二板隨印本拔送如何此與尋常事自別無至漸生支節切望

與柳彝好懿睦

面晤已過一載書信又阻數月我固無情君亦未可謂之盡道也獻發踰旬侍學安勝否僕觸寒感疾尚未昭蘓憐歎奈何冬閒讀得何書看得何義竊覲君以才氣之超年力之富平日用工多在文集上於語孟心近似不耐煩理會此事未到一半而此聲已覺四馳實非小

患幸十分加勉毋使虛費光陰如何至於工令之文亦不可悠汎而能若徒有其名而不懲著一團之工則都不如廢棄之爲愈也今年不免隨衆篤志勇做期作屠龍手段切仰切仰

與柳彝好

書面之久阻未有甚於此時也疲於應酬或未之暇耶此亦苦無便因春裏付一書於羽谷想卽入照矣卽日摩夏省况連勝否二月半間往湖西周行千有餘里恰滿三十日而歸歸纔數日疥癬大發臥不能起者殆過一旬此間憫狀如何盡言廬院事吾不欲長說但聞君

干涉文字頗致口舌云故前書略有所云云果不以爲  
不然否杜門吟病不與外人相接未知近日文象更何  
如也流聞行言不足盡信而投文措辭率多駭愕豈意  
吾南鄒魯之鄉有此無前風色乎後谷尊丈在窗望俱  
隆之地開城令公有位德并尊之實而何不一言調停  
息所以分解之道也况君以年少文雅士友之所期待  
者何如而渾入奔波之中未免太露圭角則在我至情  
安得不重爲之慨惜也耶西厓先生與鶴峯先生書曰  
舉世中分人心蠹敗若不勝一朝之氣輕與相角則無  
益而有害不料德門僉賢躬自爲之也君見東西分黨

之初是何等毛錐事而畢竟互相構陷世結讎怨則東  
臬相公所謂士類之禍從此始矣者不幸近之矣此莫  
非運氣之無奈何而人事未嘗不主張於其間正吾輩  
所共慎戒處望十分加之意也宗匠零落法門衰敗目  
前事變出於夢寐不到之外君亦當讀書養心閉戶自  
重而已如老物廢棄者有不足道也所欲言者多而略  
布十一亦涉張皇不可謂要言不煩矣何當奉際方切  
企待耳

答柳彝好

一舉得丈夫子奇哉奇哉但以不卽往撫其頂爲恨未

知其頭角骨格能斬然峻嶷否前書宜復沒優劣果後  
問繼至慰賀深矣日來仲氏慎節菟婦餘證更何如鼎  
周今年內外之慶實是自賀處所苦近纔痊可亦為幸  
也兩書所示君言如此他人可知何必區區分疏耶第  
廟貌之爭理所必無而躋享之論議在當與則所以不  
託身疾不顧人言而洩然一出者也事係師門則行止  
有何苟且乎輪示公議則通章有何嫌疑乎雖其間或  
有與己見不合而在我道理豈可一例含默同歸於妨  
享之科乎施陽之舉責以太遽則周漢之議何不少緩  
也同室相睽兩疏并發自有東方以來所未有之事變

脩門之外一詰一斥則觀聽姑舍於心悻乎人各有  
心不可苟同若以其異已而輒加攻訶則天下豈有完  
人哉且聞兩邊年少輩不問年德不計位地顯言詆毀  
無所顧忌云世道士習尤極寒心孰謂安東爲鄒魯之  
鄉而襲先賢之教也嗚呼吾黨分矣吾嶺衰矣吾道之  
一陋從此絕矣君不此之憂歎而偏主一邊衝口說去  
吾不知其可也君之愛我何如我之愛我我之責人亦  
豈下於人之責我乎繼自今勿以此等說相示爲望南  
厓結屋之示最是得計須十分經度然後可以下手耳

與洪甥宅莘宅魯

頃因桃院便槩聞安報而伊后有日未諳茲者侍餘棹  
做長第有進格否涓翁老頽成痼便如漏器盛水良可  
憫憐方欲攜卷入雲嵐僧舍以爲過冬計汝曹亦持所  
讀書來會否大抵讀書之法靜坐爲先每見汝曹逐日  
往來愚谷溯風涉水易生疾病是余大關心處汝曹不  
無才調可愛苟大家著力何患學不至也須息征邁之  
益粗效自笈之誠俛焉孳孳無墜乃家文聲是區區之  
望耳

答宗人補天冕禹

鄙者枉訪出外未際而瓊詞在案惠墨繼至賢者之於

老物何若是願乎其執也感感甚甚雪後風靜想惟侍  
學佳迪看讀益懋周衰病當寒日添合下作輟之工恁  
地放過有何節拍可以向朋友道耶窈覲左右質美而  
才優大有張吾軍之望而年踰而立落拓不遇宗邨之  
慨惜容有既哉不觀來書有經理書室藏修晚暮之意  
此意儘好近世上風曰頽公道曰閉禮園非應務之地  
儒林多分裂之患無寧占得間界優游自樂之為得也  
然此事辦得不容易此名一出難掩了政空潛自晦藏  
漸修志業而盛仕著意太高下語太重屋未就而詩已  
成則其為計不亦早乎夫窳巷布衣杜門讀書自是本



分至於構舍講業不過少加開拓視仕宦之人謝世休  
退者其寄意立言卻不同也學規要語於劉氏義學記  
末語盡之必已入觀省矣如拙者自家伎倆誤了一生  
奚暇爲人出謀而旣承認囑敢此傾倒韻語併爲和呈  
採諒如何

上王父書

曾還伏聞體候萬安伏喜不自勝夜回匙箸夏若何孫  
眠食姑依一接俱安伏幸所讀詩傳期以春間畢讀今  
已過大雅生民什先讀大文成誦諷詠次看集傳及小  
註至於草木鳥獸之微欲必博考徧識及害於讀詩之

本旨不如專力於經文以求其溫柔敦厚之教而為感發懲創之地頃日錦淵之教亦如是敢不服膺耶古鏡重磨方乘隙騰寫日間或讀三五遍大覺有益然此心安保其持久也可懼可懼

上王父書

伏未審日間體候安否何如勞動之餘恐致愆損惟是之伏慮耳孫自湖上抵宿佳野歷烏川入陶山祇拜廟庭周覽隴雲精舍玩樂齋登天淵臺頰濯纓潭不勝高山景行之思多士雲集設場於沙汀威儀濟濟文物彬彬不意生在遐陬獲覩此無前之盛舉也吾嶺人士何

以答 聖恩之萬一乎從兄喜宴以初定日字定行耶

上竹隱大父

兒至伏聞體候神扶康寧伏喜無已從孫靜處山房寢  
啗俱安而雪中意思頗覺孤悴耳 惠慶宮喪事普痛  
何言世子嬪於臣民雖曰無服而 先大王尚在宥則  
必有多少儀節况吾嶺人士當體 先大王之心凡宴  
祭等事決不可行於公除之前正朝茶祀宗家吉禮并  
爲停止如何哭班時學宮任員不可不往參梧社長及  
三一齋任并爲命送伏望今番儀注廟堂當有指揮而  
尚此寂然良可痛也

與三從叔木仁

歲初傳聞以无妄之危有大過之慮遠邇喧播親族驚訝竊以爲以執事之安詳愷悌必不謬著至此心不信而口不語者屢日矣旋知无妄之危終无咎也大過之慮消不久也遠邇之喧播羣疑亾也而親族之驚訝反有喜也自家之心不信而口不語者果有孚而合志也幸幸甚甚春序已暮花事正闌伏未審山居玩適漸得幽人之吉而不出門庭領得一區風致否從姪親候恒少安節薪憂夏欲闖肆向來回祿之災痘虎之警便作過去無事境界緣此身心太不靜帖尋行數墨亦不得

隨意用力古人因病進學之功全無一分近似自懼自  
訟尤無以仰喻也胤從近得勤課否一室團聚師友兼  
備幸望益施庭教母至放過如何

與勉庵族兄鼎辰

頃下泉谷晨出暮歸昨因親齎拔來報往憂患之奔走  
未有甚於此時也重以元旱之災挽近所無民事違時  
人情洵懼自家氣像意思亦緣此蕭索無聊尤驗平日  
樹立不堅每為疾病飢寒所動撓摧挫瞻望江泉益切  
景仰之懷也伏未審叔主體候若何侍學起居連相否  
從弟老親阿睹之患今幸少間而筋力日鑠復常無期

伏憫何達近看宋朝名臣言行錄至王文正公局量寬  
厚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一節自念古人天資渾全  
不褊一生用力又在此等處故雖倉卒急劇之際亦未  
嘗輕發喜怒如李延平先生呼人不應聲氣一向低緩  
終不暴厲此實後學最可著工處偶有所警發於心者  
故敢此仰白巢峽人近或來往否與汝命相別已半歲  
有時懷想黯黯如隔世人事至情同志散落如晨星雖  
欲一席刮劑終不可得不勝慨歎

與上舍再從兄

千里畏程舍車入洛雖古人負笈之誠何以加此丙津

付書滯留不至六月中自縣復始聞行李平安報積慮之餘慰豁曷量第南州魃虐已涉三朔此時懷想無日不在於觀旂橋東也秋序已暮鄉思應淩伏未審齋居動止安重而所看者何書所課製者何文所與朝夕同處者何人此外夏有所料理著工者否叔父主體度康安兒曹皆無恙侍側幸勿以定省之曠音問之疎爲恨但體念謹慎於惟疾之憂則豈非孝子遊方之義耶從弟頑命僅支而慈候少寧日這間焦煎如何盡喻重以田事已沒大無目前危迫不徒生理之艱而已也竊伏念館中規撫與鄉學自別 國朝四百年養士之本專

在於是居是館者當嚴以持身正以立論一以明義理  
扶正學為主而不負吾山南正大之氣若曰吾只以得  
科爲心則此心已自不足況於繁華之林耳目多誘榮  
辱之觀兩辨於前而得失之念交戰于中則能特立自  
守於奔流波蕩之間者亦鮮矣夫玉堂名士雖同門生  
不必先自結納執政權門雖吾儕所倚仗不可苟爲干  
謁近上士風日頹冒進成俗或有三上書之韓退之或  
有再及門之張師德此實韋布者所當最初警省處必  
不待少弟之煩溷而想有所定籌於會中也誕科之未  
及參點七製之不得呈券勢之使然亦奈何不下而釋



菜到記等科不止一再始之垂翅者安知無奮翼之秋  
耶惟是之竢耳鄉榜想已登覽矣一門全敗何憤如之  
然罪在業之不精不必歸咎於有司之不公也惟祝珍  
重自愛以慰高堂倚閭之望也

與族兄鼎武

匹馬灞上猶灑退之之淚徒步山外寧免東野之歎也  
一場得失之念想已斷置得下而千里困頓之餘幸不  
添了病疾否紅桃爛時既未做賞花進士白雲深處亦  
不妨採藥山人煮葷煎米正會其時未知脫粟飯能容  
易耶從弟一病支離方日服四物湯一貼腐根敗材不

足以洗肝清心近日謀攜短筇踰仙巖一賞山中別味  
幸望多採杜欒筍桔槔根以備不時之需如何好笑好  
笑

與族弟汝命鼎凝

自君入峽南北脩阻書亦難寄而況於面乎臘前送別  
已作過後境界而春來懷遠又是方生意思平郊月夜  
倚牕孤坐遙想梧川靜室伯仲偶會膝下湛樂刀上講  
討必多有他人所不及知處而如我離索落在窮隅耳  
邊絕不聞規警之言眼前紛眩已是俗狀此時同人之  
思安得不切切也前月擬向山雲仍賦峽裏過宿次泉

谷旋作徒步歸行悵望南雲倍卻瞻仰而隔歲顏面徒  
勞夢還此懷應一般矣卽聞梧溪之行遽卽還庭一舍  
之間又遠欣握吾輩何日得聯一榻叙盡多少阻懷也  
謹問花辰侍學佳勝潛玩之工漸有新得而溪山之樂  
永矢不諼否從始驚回祿中汨痘憂終以親齋浹旬焦  
煎而宿證之未打疊者乘時作祟自念齒益添而病益  
深學日退而志日惰畢竟作四十無聞之人而後已以  
此意想每覺不佳或不無惕然發省時節而許多關心  
事又從以搖散之憐歎奈何前此請警誨之辭于錦淵  
幸得元朝箴一篇箴凡八十四句三百三十六言教戒

親切辭意諄復今不能盡爲錄及而其中靜養二字爲第一要緊語此與濂溪主靜之說伊川靜坐之教同一旨設當表揭座右敢不遵承而自家動時常多靜時常少不得致靜以涵動之工而爲動惟資靜之地朱夫子所云當靜時不靜息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者正中此漢一生病痛如吾賢從若與之同處隨事交脩差過三五年後必有一倍進益自別而此則已奈何不下所可爲者惟有書尺往復討盡底蘊而使人阻闕未易相報平日愛厚之情策勵之道自此漸至疎廢未嘗不悵然興吁也

與族弟仲玉鼎鉉公贊澤辰

寒事猝緊僉况何如羽谷歲事景勳當檢辦而不必勑  
立新規反致分擾一以誠潔為主至當祭用生者之祿  
則五豆湯恐非禮意苟且充數尤極未安鄙意以為用  
三無妨未知如何松事須十分議為之吾家近日爰象  
如老人下山之勢無終歲之計愚言雖若迂闊亦不可  
不關念也百錢未可除出以為善堂補牕之用耶此事  
最急君其諒之否祝式書送藏于齋舍則善矣

寄纘兒

自汝上山何日不怠即見進姪知眠食俱安一接均吉

慰慰幸幸此中母氏患候近似少間或前藥更進之效  
耶若因此漸得復常則慶喜不可言只自夙夜祝天而  
已汝所製比昨年頓進可慰然此猶屬第二件事汝雖  
童年幾及冠其言動諸節不可以穉孩自處年長者奉  
之敬謹朋儕之既冠者亦不可忽須十分慎之俗言同  
接無尊長此最可戒也逐日製畢後或引涼或乘月坐  
誦論語幾章或風雅幾篇或古今箴銘幾言勿爲閒漫  
醜酢勿爲戲慢說話勿偃臥看書勿引暑脫衣凡百勿  
爲放過此吾今日區區之望也聞金兄稚淵來住此文  
汝須父事之柳南二秀才皆汝益友須朝夕同處論文

講書則必有相長之道勉之勉之

寄崧兒

雲積窮山孤坐無聊思汝曹不置於懷也日來家中俱  
安村內無故耶吾姑依耳桂也以糧盡下去想在家誦  
讀不如在山時畢則亦必浪過俱可念也汝兄弟才分  
魯鈍志尚不固送盡許多好光陰畢竟作無識之人而  
止寧不大加痛惋耶吾家之所以扶持者只此一廬文  
墨而於汝絕矣陶公所謂命也亦奈何吾今年則精神  
漸損寫字多闕誤看文掩卷輒忘似此消息皆將不久  
於世汝曹不及吾生時有所一知半解向後持書對入

誰家門下乞道也念之勉之

與族姪祖憲

大雪滿山歲色迫暮孤坐蒲團百念交萃此際懷君之  
思安得不與臘序俱深耶一村周親散如晨星而九世  
宗宅無故搬去於寂寞之濱此未免吾輩之責然看渠  
意象拄著不得運也柰何嗚呼吾祖之孫自此益不振  
矣勢窮而無相賄之地心貳而無強合之望惟有一線  
文繡可以扶繼家聲而畱意讀書者今幾人哉君之才  
志稍可成就而奔走應接想無對案之暇老叔之所矐  
言嗟惜者容有極乎義經坤卦以下讀得幾遍有一班



之窺否大抵此書隨體異象隨象異義非知道識理之君子何以默契義文之心而得周公孔子之微旨耶須觀其象而玩其辭勿專歸於象數待畢看一帙後紬繹而擬議焉則若或有神會於其間矣程傳義理明暢讀之每有警發勸戒處雖與本義多所不同何害於各自爲說哉此間閉門屢日冷筆如鐵時取小學嘉言一篇浪讀數過聊以寬澆亦不過霎時意思何益之有臘月只餘三萸差過則更喫一齒諸葛公所謂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悲歎窮廬將復何及者正爲吾今日道也君必以我爲戒大家著工千萬企望

祭文

祭晦屏先生文

恭惟先生剛明之質聰詣之識載道之文崇敬之學粵  
自妙齡志在賢希修身謹庸讀書研微親炙思翁摳衣  
湖門早聞旨設遠泝淵源西山之經節要之編如誦已  
言講究尤專文席稱詡同志磋琢後山沙村面論書復  
發爲文章若海注川其氣汪洋其體衍旋初喜柳黎夏  
逼元鱗反而約之濂洛之真奄成大方恭推文衡幽竊  
惠珠顯楫懸鏗齋浚浩瀆宏博歲蕤翼經賁猷何用不  
宓山頽以後儒宗彫零東南津筏蔚彼淵亭爰卜菟裘

在江之滄舊墟承考新禔導師山名曰錦屏稱以晦拔  
而自號絅外章內靜坐一室几間牕明鑪有宿火案有  
遺經俯讀仰忠晝省夜誦程課有限撥玩無壅暇日氣  
倦發舒精神徐撰杖屨逍遙林庭煙柳滿岸游魚躍淵  
吟弄歸來依舊心天講席時開叩端而竭分毫楫縷訂  
疑演說隨條辨明釋義精審聞者融解如渴河飲逮其  
晚年望實彌尊窮而益堅老且常存抑詩武戒瓢簞顏  
樂洞闢邪學哀輯敬錄斯文有賴義理愈亨棗榆之工  
尤驗牕銘俗多求術我自守貞門絕轅蹄夢斷榮名世  
無我知不知何傷保我靈龜付爾亾羊猗歟賢曹克家

之寶蔡氏仲默楊門導道喬梓共依昕夕論討金質未  
成玉樹先歿猶戒西河自勉延吳不有定力其何以扶  
刻苦爲崇司視有疾患索不減醕櫛不輟長年塊坐時  
事論述呼文倩寫貫總始卒數三狀誌是爲絕筆山斗  
儒林幘幪家族永祈大載謂享遐祿春初誓節不感而  
頤漸至難醫遽爾易簣鄉無殮式士失依仰旣哭以公  
吾私敢忘小子不敏請業童年循循誨誘懇懇揉鑄誠  
我博雜責我粗率沉淩爲貴靜養最切昔在敦牂受讀  
中庸未發之旨息誠之工開導纖悉無復餘蘊顧此顛  
蹙未盡提問質疑之書纔記萬一兩度禮答謹藏手畢

丁巳肇夏我僑安平漸遠函丈每曠候偵峽裏離索愆  
地疎麤箴示元朝命揭座右二百餘言字字明訓自警  
有詩俯賜瓊韻教意親切匪爲漫吟散步以謝佩服至  
今我罹天割喪威游酷六載悲遠一身棲迫慰我觀理  
勉我固窮屢加警策期啓昏蒙近歸龜庄相望溪舍源  
源拜謁眷眷輸寫或提經義或談文術有事必稟有疑  
必質三月日午侍立匡牀呼我與語不繁而詳先譜粗  
成數段宜夏宗嗣未弁關念不輕惟疑與年各在北南  
家無倚仗此意誰諳爾亦向晏志業摧頽宜收晚功庶  
補方來輝也脆弱夙宵扶將一區寒亭後事蒼茫聲絕

復續欲益旋止那意茲后永違音止廿八之夕攝衣將  
候書童急告患報猝道蒼黃涉阨三夜執燭誠微請禱  
痛浚樑木衰門孰持後學安做迷昧此心濟川無舫積  
疑莫問隱晦靡做數輩相倚寥落墟景悠悠千古恨端  
曷極撫躬低徊徒切憐惻佳城載卜于涑之谷警歎寢  
貌儀刑永隔軒屏何時復承提斯潛思至此有淚滂淒  
願奉餘訓毋至太迷執德不固恐自顛躋敢將蕪辭聊  
達衷曲一慟長號冀垂鑑格

祭立齋鄭先生文

天開大東陶山勃興厓翁之緒文莊是承繫惟先生銘

述家學潛修實踐極博反約布帛之文揚休之容臬聲  
上聞 睿眷彌隆一入脩明浩然歸園南臺縣符匪我  
忠存婆娑初服講授遺經問行撞鍾士爭負笈晚德益  
卻望實俱全懿戒衛武靜坐伊川盥櫛不廢危膝清軒  
衍義羣書發明前賢四照碑版并惠蒲桓儼臨臬比主  
盟文壇天不憖遺梁陰載缺後生安仰吾黨其闕藐茲  
末學承拜弱冠龜陽命駕敬奉泓翰摘埴迷塗違誨幾  
年閹茂夏孟侯謁牀前許以疑問申之箴勗三日坐春  
一心感篆虛往實歸路阻誠淺數條仰質辭理謬舛幸  
蒙容納俯賜開答若獲拱璧謹藏經篋適時遘癘危遑

累朔更修一書轉達雲谷便滯未上計音奄至西望一  
痛我懷曷已斯文運否隆緒茫茫德儀永闕教語莫詳  
敢將菲薄仰陳顛蒙伏惟尊靈降鑑微衷

祭西坡三從大父僉樞公文

公有雅琴早學撫拊六宮舊物四絃新譜羽壯平和宮  
遲商清清如公儀和似公心心無點累聲不少淫榮利  
不係憂戚都忘圖書一室志在栽洋我無人是人孰我  
非八十五載間養自怡中年僑寓自羅而箕州里可行  
士友咸推首邱有思晚上雲泉貧亦何傷樂彼書巢花  
樹良辰抽撥一鼓龍跟乍動鳳操猶古 天恩優老爵



躋樞秩瑟友靜好牢宴重設玉圈紫帶漆髮韶顏儻然  
仙鶴宛自蓬山尊兼三達望重一鄉我儀今世如公最  
章純嘏未戢子枝先折哀聲變徵嗟爾大耋希音久撤  
節宣屢誓若枯惠梧未調牙絃奄爾乘化廣陵終絕題  
詩壁隅詞意悽切適來而去君子之安存既不憂歿亦  
何歎痛哭吾家喪威連酷宗冑殄殞門老彫落諸房盡  
空餘者幾希蕭條故墟先廟誰依竹下茅屋枯桐掛壁  
巋然錦亭靈光之獨矧茲小孫痛極孤露一曲沙浦低  
徊朝暮有時候拜訓戒丁寧命我以絃欲學未能陋矣  
末俗惟利是從公自超然守真以終清介之操雅潔之

儀於何夏承有涕漣而坐仙之原佳城載上雨灑江郊  
春澗墟曲黝然古匪邈矣庭訓疇升公堂復理餘韻乳  
乳孤抱斬焉在縗九載晝哭遺恨莫追陳跡若埽後事  
堪唏奉盃長慟敢冀格思

祭族兄勉庵公鼎辰文

公稟粹然不駁之資而承家庭薰陶之教公有溫如而  
柔之德而加夙夜敏修之工公之形體短小不踰中人  
而其志則凌雲漢而小六合公之慮畫疎拙有若迂儒  
而其氣則撐宇宙而舉九嶷公之操守堅確可以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公之英彩發越可以懦夫立驕夫恭公

之辭令明白的當而不屈於便佞辨給之人公之文章  
平易醞藉而庶變乎險巧詭奇之風若假之以金得而  
其量則大而作鄉邦之矜式小而爲家門之軌宗惜乎  
天奪之速報施不豐壽止於四十六名不過一上席上  
有八載重堂下無一塊文夫子弱嬪穉弟號哭摧痛於  
殯瘞之傍嗚呼痛哉吾道孤矣吾門衰矣吾叔父之宗  
嗣絕矣吾從昆季之依望虧矣吾鄉黨宗族之期待於  
吾家者已非矣嗚呼痛矣公之志行知者蓋鮮少弟不  
言伊誰備撰公甫四歲營闈奄達零丁成立更奉母儀  
陶慈不怨祥孝何知行狀之草五噫之歌足令人感涕

交垂家學有傳湖上賢師入陪鯉對出摳商衣執經問  
難於臯比之下殆若程門之遵道蔡氏之仲默并見許  
於當時自山頽樑摧之後服膺庭訓無一毫之或遺日  
用酬接之際晨昏定省之餘孜孜焉勉勉焉未嘗見其  
惰而居必端坐行必徐遲臨讀息索澁入精微尋常繕  
閱涉獵不疲事親奉祭一出誠彝持已接物隨處得宜  
處事務歸至當世反以爲纖糜發言必欲剖破人或病  
其支離顧其聰穎之識精篤之工豈俗流之可窺早業  
時文詞藻超夷芳齡蓮榜匪公素期負者士常在公何  
酷寥落故庄蕭條茅屋人不堪憂瓢簞屢空藜藿不厭

甘旨難供公能竭力就養或山而樵或水而漁上堂入  
廚妻子不咨咨真可謂桐柏山下隱居行義之董斯文  
運否先輩彫零一區錦洲之亭僕作歸然之靈光晚歲  
藏修猗我先生子視諸姪敵落晨星疑與年共悽於蘇  
峽我亦移于安平公惟侍側朝夕講明一室傳受旨設  
丁寧菽水關心強涉寒洲魯公有帖堯夫付舟歸視其  
家圖書滿箱問寢精舍寂坐私房抽卷大讀曾傳孔經  
音吐洪暢句讀熟精妙契于心欣然忘食一部遺書平  
生用力其於魯論暗誦潛繹近讀中庸遍期十百以公  
之所處著公之工夫求之古昔亦云難得至於作者體

法惠欲追躡其徑途詩律酷慕陶邵序論愛看歐蘇馬  
遷之史莊突之文徒奇而不正不如反而求之於伊洛  
關建之奧區性本晦藏不喜著述時值佳辰吉日心和  
氣平輒把筆爲文斐然成律氣槩豪宕江山有癖樓登  
溜碧洞遊猿鶴皆有記著周覽歷公如使余不牽縛於  
穴故肯學拘儒之跼束對人言語疊疊忘倦披出腎腸  
靡所隱晦反復緊切節節有結間以諧謔不虐而達忽  
改容而端坐反前辭而陳戒援玄訓而警惰孰不聞而  
自勵俚俗之語不掛齒頰鄙汙之行不近身體清白自  
持一心無瑕彼不安分而失其守者比諸公則謂何此

公之所以爲公而爲儕友之所欽嘉者也嗚呼痛哉少  
弟無似材魯知昏依歸有所叔父之門公深愛我我視  
親兄行止相謀欣戚與并我憂履躑躅公勉端重我患柔  
軟公語剛勇緬教誨之至意庶萬一之承奉世故多端  
各從己志去年分離于三十里聲耗兩阻拜候時曠我  
問公答書尺來往滿紙情懇細書十行每歎貧病寧息  
不遑元朝有箴師門之訓命公書贈字畫嚴謹珍藏于  
笥不敢汙裂伊後面論尤極詳悉八月之旬我歸自南  
公時有疾握手而談自言舊崇之闢發當試藥而逆收  
公不深憂我未宿留適沙村之問喪坐仲紹之草堂來

士陽而急赴而傳我公之云亾天耶鬼耶如夢如眞蒼  
黃步還犯昏侵晨知舊淚對向我悼驚分銅解袍共出  
至情此不但高義之可尚益驗公平日見仰之不輕鳴  
呼痛哉以公之志之高行之美不得一日行其所學生  
而作窮餓一措大沒未免與常亞同歸噫嘻命矣此理  
誰司哀我叔父屢遭慘毒暮年光景漸覺孤感一隅江  
閣歲晏風寒如瞽失相獨立雲山一弟未冠香火之責  
若松見亭公豈瞑目公少患阿睹中苦疝膈安神養精  
惟靜乃得讀書令之文參同契之說尤可見其旁通想  
近日傷形損眞之非一遽大化與俱終公作自傳心界



畫山公銘自墓春初手畢豈平居有所暗動于中不待  
人而自述者耶公在龜野稱麇臯子違屠錦里自謂下  
士又號勉庵或言荷鈞鈞爲養親勉以自詔此誠豪傑  
之不得志者過虛磯而誰弔嗚呼痛哉我有二子年長  
失學請公施教琢石成玉公應曰諾期以來年今焉已  
矣萬事茫然公昔謂我我死先汝汝必叙文具述吾語  
我實不文於公何敢幽光未顯不忍終掩短誅姑闕長  
辭聊綴若夫狀誌宜俟巨筆公有遺稿隻言如金躬自  
收拾陳迹可尋我將繕寫以付來者此外何望語非虛  
假嗚呼痛哉死生晝夜之說公講之已熟窮達脩短之

數公識而不滯至若二女未笄之恨一婚久別之悲非公損加今不復贅

祭三從大父道明文

嗚呼吾祖再從惟公最少端潔之儀雅飭之操孝友家  
政愷弟天性窮而自守介而不競早謝場屋離寓江鄉  
歸卜新谷稍近龜庄學課村秀間把漁筒樂彼優遊安  
我瓢簞家明禍游零落先行祈公遐筭擬以長房花甲  
纔回仙駕遽怵痛哭吾私恨端誰量有造羣蒙抱卷仿  
徨疑晦莫質共依虛堂鬱鬱孫枝旣慧而良願不成就  
俾爾熾昌銜情三載粗陳一言公靈在座應垂鑑原

祭上舍再從兄文

嗚呼痛哉九月二十一日少弟將赴京師拜辭公于  
士坪之室公執余手而言曰吾病已宿矣當俟爾歸以  
相設陽月之旬日夜余夢公于城東之旅舍公當戶而  
坐字余而命之曰吾之所欲言者已命兒而寫之矣余  
驚寤而疑于心越二日遽承實音公以是月初吉竟不  
起疾而其所所欲言者不可得聞於今矣嗚呼痛哉公之  
所欲言者我知之矣先祀之託耶後嗣之依耶平生勉  
戒之意耶千里離別之息耶凡此皆公之所欲言而未  
及言者則何不少俟少弟之歸設之以一言又何不以

所欲言者明詔於魂魄相接之時也嗚呼痛哉家門禍  
酷先行盡零一堂依恃惟弟與兄弟之所以望公者何  
如公之所以期待弟者又不輕而畢竟事與心違命不  
時亨公止於寂寥一上舍弟今無聞而髮星星悠悠人  
世尚何望成嗚呼痛哉公之質堅而剛公之志遠而篤  
超詣之才詳明之識自立之操能忍之德宜其躋詹壽  
綏第祿而沉淹六旬斯促長夜之將曉者又反爲星海  
雲翳之夕嗚呼痛哉龜庄之先墟空矣錦亭之樑木摧  
矣汝命之冤殞纒塗而公之柩從而引于階矣獨立垂  
涕曷以爲懷自茲以往公雖欲言而不得言少弟雖欲

言公之言而不忍言言不盡情情不達言一盃長慟萬  
事悠然

祭族弟汝命文

嗚呼汝命君胡此行欲言先涕我懷如醒念自童甲情  
好最密君弟我兄我甲君乙君材幹敏我性迂拙君儀  
端重我病粗率同學屏叔肄業餘兄無往不隨有懷必  
鳴視若親季仰以畏友少壯期勉紛如白首中罹喪威  
各散南北雲山遙阻書問相續先祠無主君返邇庄棗  
海驚我心我寓沙郎君昔謂我家風寢微兄亦歸泊讀書  
課兒我應曰諾冒雪偕來愁端山齊賴君披開晝遊聯

校夜話挑燈冀相警策庶扶頽傾君昔謂我志業未成  
請余偕行再觀西庭攜步以出仲玉同之踰嶺涉漢陟  
華瞻畿落拓何關暢叙猶樂歸年浹朔誇向邨曲擲意  
一疾遽爾七日病時情事有不忍說天高鬼惡棟折檣  
摧胡不少愁奄此銜哀念君志行實多難及數語虞殯  
粗述以拾錦亭歸然痛深山頽此時懷君祥期奄回宗  
胄新冠丞嘗有託君所關心尤切愴惻君有三兒伯也  
最良託我教字斬然不遑我昔還土惟君之故今馬已  
矣我思誰告巢峽迢遰舊墟寥落獨立虛堂偃偃安適  
維鞍之峴幼承攸藏佳城近卜靈雨淒澆雅潔之容疎

曠之襟慷慨之志明慢之談戢之一木納于土中何處  
更覲警我踈慵我酒一盃我文十行惟君夙好聊替驢  
鳴提毫涕隕撫柩心裂我不多言君庶冥察。

祭族兄鼎夢文

嗚呼昨歲仲冬兄來我宿夜分不寐開說心曲兄先謂  
我故居寥落旅息懸旌遠航靡迫南移北歸於何從適  
我言兄策莫如歸得兄年已衰兄疾彌劇一朝不瑕魂  
託于客兄曰唯唯姑看新曆與心爲謀不可人告家有  
弱兒矇然初學君可易教庶免冥埴開初一札略叙寒  
燠勳從之行始諗料畫我坐計日新月生魄有童忽報

兄已梟復時我看書不覺投冊如夢如真大聲以哭嗚  
呼兄乎胡至此極吾家運闕若士崩谷化者無望孤寡  
疇託兄性醇重兄儀願疑生長先墟夙就文學從事功  
令僅解一額萍鄉飄寓卒困于阨何不少延奄爾陳迹  
我亦命窮半生落拓屬耳歸佳齒豁頭白待兄初還爲  
卜隣宅永圖提絜與同憂樂今焉已矣痛也何益我來  
哭兄兄不復覲寂寞書帷荒涼茅屋仲吉先逝杏亭講  
索旅櫬不歸故園云邈他山之原密邇先域山花恨紅  
岸柳淒絲悠悠千古此恨彌積兄與汝命泉下相握謂  
我孤踽老去窮廩念兄家事實難預度容埃他日復我



邦族數行籲哀情溢辭感兄乎有知想或悲惻

祭族兄鼎斌文

嗚呼士之抱才器而窮阨以終身此固天地氣數之所不免而後之尚論者莫不爲之悲歎今弟於兄之歿亦必以是諉之而其痛惜之情豈但他遠兄弟而已哉嗚呼吾家四世而分者已過三從而吾從行之同隊而行者殆十餘數矣念在庚辛年間吾與兄俱以童丱受學于屏叔之門時餘兄尚無恙伯氏兄及吾再從兄及伊徵氏及汝命兄弟相與追隨於翰墨之場年齒近志業同出入又未嘗不偕兄之性狷而介兄之才穎而敏早

通經籍研究最精作爲時文鋒鋌稍發諸父兄皆以立  
揚期之如弟輩則殆非十駕可及也家門運運斃窮靡成  
崇數三長兄次第彫謝兄落拓半生僑寄他鄉五十年  
事業僅得二解額而已此豈夙昔所望於兄者耶嗚呼  
化者已矣存者幾何兄歿之後四月遭晦屏叔父喪十  
月哭吾再從兄上舍公而至月之四日汝命又不淑矣  
伯氏兄與漢卿寄在亂山深峽中而伊徵兄客遊不還  
低徊兩間弟亦窮之首者晚歸龜庄忍經滄桑年迫知  
非百念俱灰悠悠蒼天此何爲哉嗚呼兄之殯也吾未  
得拚柩而哭兄之窆也吾不能臨穴而設墓草已宿祥

期奄屈弟之今日之來兄或欣然而迎耶憾然而悲耶  
悲苦之辭傷感之情兄不欲聞弟不欲言惟冀兄二子  
成就克繼兄未究之業此外復何俟一盞長痛崖壑風  
裂

祭舍弟仲元文

嗚呼痛哉吾何忍操筆以設爾乎爾何忍舍我而先歸  
乎凡今之人孰無兄弟惟我至情不言先涕嗚呼痛哉  
死喪之威在我何酷貧病之憂於爾何劇居不得一日  
之安生不得五旬之期病而死於人不得見之疾倉卒  
殮肆情事莫伸當時摧裂之慟行路亦淚悠悠蒼天此

何爲哉嗚呼痛哉爾行孝而友爾性慈而詳及我同居  
二十年餘窮阨患難足斗共之何有何以如足如手乙  
辛之變甲丙之禍吾腸腐矣吾形枯矣所以相依爲命  
者惟賴有爾丁巳之移士坪也爾卽隨我而來乙丑之  
寓沙浦也我卽取爾而歸一日不見則患二日不見則  
憂三日不見則出門而待今不見已三月矣但見孤寡  
啼號拚擗之狀則我懷之悲曷有其極嗚呼痛哉哀我  
父母育爾如玉教我鞠我冀爾成就爾窮而天我窮而  
鮮昊天罔極之恩無以少報此吾所以銜恤茹痛爲終  
身之恨也嗚呼痛哉平生慘痛之情悲苦之辭爾不欲

聞吾不欲言吾若堊而不死教爾子與吾子庶得成立  
則吾之能事畢矣他日將歸報於九原天意或悔禍而  
垂裕歟嗚呼痛哉爾之歸當日侍吾 王父母父母膝  
下與吾兒室人共得團會之樂予立人世我將疇依吾  
之生不如爾之死之爲安一聲長號萬恨山齊

祭宗姪幼承文

嗚呼痛哉先兄以餘公以十一月之朔終今君又以十  
一月之晦逝夫十一月陽復之月在一歲爲亂極息治  
之機在一家爲衰極回旺之會而吾家否極之運每在  
陽道方復之月者獨何以哉嗚呼王戊以前吾家泰亨

之時也已已以後吾家否塞之候也自癸卯至于今日  
只一坤陰時節先府公之歿也猶有碩果復生之望而  
今君之亾也已成履霜堅冰之勢則吾家家運將終於  
否而不可復耶嗚呼幼承以吾祖先積德之厚而宗祀  
絕以吾宗胃濟美之遠而賢嗣歿棟樑之折也門戶之  
圯也大廈之傾頽而不可支也嗚呼幼承君胡然而至  
於斯也嗚呼幼承八歲而孤一身終鮮移孝於季父而  
季父之窮而終也篤友於從弟而從弟之才而短也觀  
其生事葬祭之無間於所生則如君者豈人人之所可  
及哉才氣之超卓而不得伸也慮爲之周徧而不得試

也文足以歷涉經史而不屑屑於課程也知足以經度  
事務而不戚戚於窮阨也宗族賴其睦鄉鄙稱其幹僕  
隸服其化而畏其威隣里倚其重而愛其寬也嗚呼幼  
承天耶命耶痛哭吾家餘者幾何喪威之游仍也生事  
之濩落也荒涼故墟欄楹蕩析興替起廢之策君亦謂  
之不柰何則君死之後其誰柰何嗚呼幼承君之於余  
行而叔姪齒而老少而親愛碩寫之情如余之於先府  
公也吾亦身之否命之屯中間漂寓靡所底止惟君一  
札若棹駐帆而晚年團會之約今焉已矣他日雖或如  
其言吾何以爲懷也嗚呼幼承臨化而言吾豈忘諸眷

眷乎宗事之糾畫也懇懇乎書籍之藏弄也惻惻乎切  
切乎祠廟之未移而墳庵之未修也霞峴陰雨迎醫未  
歸而君之一語不可得而復聞也嗚呼痛哉天道好還  
無往而不復君之嗣子骨相豐裕可以克守家聲君之  
二堂叔誠意願摯可以永扶家業向所謂否極必復之  
理惟在於茲嗚呼幼承吾復何言

祭外舅金公元默文

嗚呼公之卽遠歲已改矣我之來哭時已晚矣感恨幽  
明我懷如何嗚呼念我初醮在公新僑一曲湖庄大開  
門戶蔚然有方興未艾之象暨公晚齡喪威持仍二十



七年之間倏然如經一劫灰此小子所以痛惜而不已者也嗚呼公豐容美髯厚質淳性可以鎮家門儀子姓而天理難堪人事多乖先府公積慶貽謨恐不得以垂後則平日奉告之意想或記得於冥冥之中耶嗚呼小子無似早托門牆厚被眷恤有不敢忘而喪耦哭子之餘神散精耗可悲而不知其罪可哀而不覺其哀有如喪心失性之人悵悵無所之且積崇纏身杜門連朔今來一哭寔出於情理之不得已者也公之靈得竚企之深訝乎世間舅甥之情今焉已矣辭感意溢略陳鄙忱伏惟尊靈庶賜鑑臨

祭三從叔木仁文

恭惟我祖曰有梧松發揮先烈惟竹厓公公趾厥美文  
雅精詳貌端行潔體弱志剛早業公車一解何阨中僑  
于巢十年而復峽裏鶯花吟弄歸來蕭然一室竹牖東  
開課兒檢書靜坐如癡家聲賴重鄉友咸推五十年間  
安養自貞胡命之嗇未享遐齡念公寢疾我時診拜謂  
我可坐一語一喟宗事漸替先代誰繩憂深辭切披露  
至情清介之操精覈之識如公者鮮於何更覲顧余無  
似命道愈塞絜家窮邨俵俵靡適使公尚在庶指前路  
感古傷今我懷誰告琴祥奄屆總帷將撤今我無言復

俟何日言不盡意萬漏一宣精爽在右俯賜鑑憐

祭宗人上舍爾周文

嗚呼肇我先祖孝以爲基悔堂纘緒退澗繩武世世不  
匱錫類于兄兄以資地之美有根天之行早違春堂則  
喪祭之盡其禮偏奉慈闈則志體之致其養爰及賢季  
繞膝承歡蓮桂聯輝棣萼交映其婉愉之愛湛翁之樂  
實非人之所企及而亦非人之所盡知者何天之報施  
不定使孝子不卒之恨長抱於泉臺之下哉嗚呼兄之  
喪也宗鄙士友皆齋咨涕洟稱其行者曰孝子歿矣哀  
其歿者曰老親存矣而余之所以痛惜之者不寧惟是

蓋盡子之道曾閔猶謂之可也辭親之慟顏子淵朱受  
之之所不免也竊惟兄於期蕭灑器宇宏豁志高而慮  
遠性厚而氣逸昂昂乎翀霄之鶴也驤驤乎伏櫪之驥  
也倘使奮翼雲衢展蹄長途以之登朝著則可以進讜  
論而振頽綱以之試州縣則可以撫民隱而正澆俗雖  
在下而致富有之積必將賑窮濟艱恢恢乎元振堯夫  
之事矣惜乎志與時違命不神謀名不過上庠壽僅踰  
知命此豈但一家之鑿寔吾黨之不幸也嗚呼余於兄  
以族則十五世而分以居則三十里而近先契之重於  
宗誼交情之篤於周親倏爾四十星霜兄之疾劇也余

趨而診之兄握余之手泚睫而語余臨別申慰往松生  
遊周房浹月而歸則兄之柩已殯矣嗚呼軒然之姿粹  
然之儀倘儻不局之氣恢拓有爲之志今不可得以復  
接耶滔滔此世誰與悟語歲序駛流榆燧屢改兄之筵  
帷將掇矣我哭以文略叙萬一兄之志行之篤世必有  
述以狀者一盃長痛千古脩隔

祭上舍金公樂恒墓文

嗚呼公之於小子有甥視之恩而小子之於公無舅事  
之情恨深存歿罪負幽明今日小子過公之墓不待腹  
痛而感涕先零一言抒懷庸可已乎嗚呼公孝友天至

仁愛性然言溫而氣平德厚而行全方面豐頰冲襟雅  
量和而不流柔而克莊平生無疾言遽色一以誠信醇  
慤爲持已接人之方加之富而不有積而能施元振堯  
夫之惠普洽於親疎遠邇之間若使公處廊廟則可以  
不動聲色而贊燮理之化試州縣則可以賙窮恤貧使  
斯民咸得其所而安惜乎世無我知公亦不以進取爲  
意上庠初程猶未得一命濟人之資於公何損在我實  
慨嗚呼坪湖一曲山環水朗高堂鉅宇安居而牲養圖  
書滿架橘竹連封琴絃靜好和氣怡融橋梓上下棣蓮  
交暎家室湛翁受福無競生不讓千戶之樂歿而留百

世之報其視世人之乾沒榮利心勞而日拙者其間忙  
休戚何如哉小子不肖無狀不能以吾先慈之心爲心  
喪威之游酷疾病之侵尋拜違軒屏于幾光陰公之寢  
疾也不得效診候之誠公之卽遠也不得與相紉之役  
中祥奄經墓草已宿公之宏厚雖或冥恕而小子得無  
泚而恧乎從今以往但當與賢郎源源相問不替舊誼  
之篤緘辭顛哀式出微忱不昧尊靈庶賜鑑臨

祭上舍金公勉恆文

繫我渭陽世多碩德公趾厥美夙著令譽孝友根天風  
儀峻整不隨俗累不喜貴交行不溢陳孝子有狀我何

敢述已覩其詳建公晚年靜工彌篤亭搗止水門對鏡  
湖左史右經夜念晝閱政修家室望隆儒林朝無薦剡  
世乏眞眼在公何憾於我堪嗟旣叙以公吾私可悉昔  
我先妣孤育公家公家棣牀情比同氣我仰公舅公撫  
我甥憐我謇屯勉我學業貽我嘉誨俾也可忘伯公之  
喪我時趨慰存亡有恨依仰惟公公曰吾兄篤行君子  
今公繼歿我亦以云媿我迷矇實多辜負喪未助殯葬  
未築塋奔赴後人我懷誰告公德允積公福宐除荀抱  
多龍謝樹聯寶天昇第祿百世可期歲序推遷琴祥在  
卽替兒奉奠我有薪憂春闌江皋塵掩經几公靈不昧



陟降歆思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三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三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四

哀辭

柳上舍士能夔祚哀辭

豐山柳上舍士能用西厓先生八世孫也先生家世趾厥美爲山南冠士能又近出於宗自幼聰悟絕倫孝友天出及長其容頎然其志卓然不肯以拘儒自居博覽經籍敏而能勤自四子六典以至史家紀傳無不撥玩涉獵詩律愛看陶韋欲涉其門庭筆法效大禹會稽碑欲臻其妙文章慕李于鱗王元美而自歎其未能也苟治舉子業哀然爲儕夷首甲寅士能之伯氏學士及其

從父兄承宣令俱捷崑科越明年士能又與其季重吉  
聯升上庠一室蓮桂光輝交映士能不以是自多益看  
讀不厭以遠大自期其素志蓋如是矣士能舍恒幹卜  
寓于韶之校邨幾二十稔每以不得歸侍爲恨方築室  
河上爲早晚掇還計癸亥春奄以一疾不起得年止三  
十有六二親俱在堂有丈夫子三其長纔勝冠皆棄之  
如遺嗚呼悲夫若使士能假之年則其拾高第登顯途  
特其餘事耳才足以補世文足以貢獻而又進而專用  
力於吾家事業則其成就尤未可量也有志未遂中道  
而折豈不深可惜哉余與士能相識在弱冠時至其僑

吾鄉也一歲中凡三四會會則必論文講書庚申夏余  
訪士能于城南寓舍適雷雨暴至士能留余宿仍相與  
觀皇明大家文以爲此非第一等事期以秋抄上講寺  
講讀朱子書竟未果也辛酉冬余丁母憂襄于雲山之  
陽士能匹馬來慰於滿山風雪中此意何可忘也顧余  
夜而病不能出門戶者數晷士能之疾也無由往診於  
其窆也又無一言以誄之幽明之辜負實多感念誰昔  
有不忍終默追述哀辭一篇略叙平日相愛之摯意云  
爾辭曰

河之水清且漣漪上有樹兮青青喬木兮古根帶王春

兮新榮中有一枝揚而秀兮早移植兮韶之隈韶之士  
其信美兮接芳隣兮城梅梅香兮梧月垂遠條兮近水  
樓翼枝葉之峻茂兮覆官閣兮蔭御溝狂風兮一夕拍  
蒲質兮摧折之摧折兮奈何志干雲兮終違兄幹兮弟  
柯依舊綠兮河原庭芳兮鬱鬱保百世兮縣延春曰澤  
國兮煙織長堤嗟我懷人兮覽物興悽遠別兮脩夜寥  
碧絲兮漣沔渭城兮朝雨憶君容兮依依

質庵崔學士壁哀辭

故持憲質庵崔公以年五十二終於家位細而壽嗇不  
稱其德余與公相知早欲一言以誅之猶恨未得其志

行之詳日來湖上見公之從姪上舍君所爲狀讀之再三益歎平日淺之爲公也噫世之知公者求之於上舍之狀足矣何必多言爲哉遂以公之所嘗自號者演其義而爲之辭曰

公之心質而無僞兮粉地之哲公之行質而不華兮希音之樸此實先王之所命兮其義可質於神明恒服膺而勿失兮作元符於平生嗟世降而文勝兮錦絺梲蠟之是崇惟公之不顯其質兮孰知夫先進之可從我來龜潭兮潭水清且漣漪想昔日往來之躅兮寫虞殯兮涕絮然

族兄鼎夢哀辭

吾族兄伊徵氏有文行志趣中歲阨於窮轉寓于龜山  
縣之杏亭邨將以今年秋絜家還忽以病不起兒孤而  
幼未克歸葬故山良可悲矣嗚呼兄龜湖人也生於龜  
長於龜僑居於龜山塲於龜塋於龜龜之名雖同而其  
地則不同兄之魂得不飄揚往來於龜湖之龜山耶余  
最知兄之志者其慎也不忍無一語作短招三闋授斥  
茗者以託楚些之意辭曰  
龜之山兮嶷嶷龜之水兮渺渺遊子未歸兮恨長春草  
窈窕兮北洞雖信美兮非吾土魂兮歸來



龜之山兮嶢嶢龜之水兮涸涸山有木兮水有洲花欲  
蓓兮子規啼啼聲苦兮夜夜不如歸兮山月低魂兮歸  
來

龜之山兮嶢嶢龜之水兮瀰瀰生離兮死別望故園兮  
胡不歸一椀旅邱兮母子相依魂兮歸來

鄭朋之遠休哀辭

延吾鄭君朋之五懷公之玄孫也五懷公以文雅間至  
曾孫上舍公始闡焉上舍公有三子長和之雲休朋之  
其弟也余與和之早相識於朋之則未之面也歲丁巳  
邂逅於逆旅始問知爲和之之賢季自其儀耳其言質

而不華訥而不佞余心愛之辛酉夏余赴南省時朋之  
點鄉舉西上渡灞而歸相選於幽谷之驛舍少無憾憾  
意其所存蓋可知己巳冬余與朋之俱試禮部不利觸  
風雪五百餘里談笑三五晝夜自是情益篤意益摯如  
昔年之得和之也庚午秋孟余往橫溪朋之與和之偕  
來一宿而別余顧朋之而笑曰明春欲策蹇驢命短僮  
敖遊於仙鄉水石之間歷臨臬謁圃隱先生廟入立巖  
尋旅軒夫子之遺蹟還抵溪社與理卿學仲登太古窩  
頰濯纓潭緬仰填荒丙先生杖屨歌詠之芳塵君須供  
詩料相隨於花開月圓之辰儘是岐界佳勝事朋之曰

諾居未數月朋之之訃至矣嗚呼理卿言朋之居家孝  
且友好讀書孜孜不倦追然自修爲忠信謹勅士無疑  
也余於是益悲朋之之不克壽也理卿又言朋之之葬  
子不可無一言此實和之之意也余何忍默諸願喪戚  
之餘未暇操筆爲文銜意三載塵得草誄語十數行和  
之以余爲何人也朋之有二子一則和之無子而子之  
理卿云系之以辭曰

璞玉之不琢兮其色闇然而內潤器未成而先碎兮世  
孰知其爲瑜瑾雙璧一虧兮元方之悲命在天而奈何  
兮嗚呼哀哉兮朋之

族弟汝命哀辭

吾家之爲國從行者以三十數而汝命於第次爲十四  
焉汝命自幼聰悟雅潔孝友篤至及長激昂有志槩不  
隨俗低仰其事親也生死葬祭盡其誠居家也刑妻教  
子得其道持己也則不拘小節而亦不踰閑接人也則  
不設畦畛而人自敬愛處鄉鄰宗族也則和而不流睦  
而無忤讀書不務窮索而總會其大義爲文不事雕繪  
而詞采斐然有理趣中罹喪憂奉慈闈倚寓巢峽兄弟  
歡待怡怡如也杜門端坐讀曾論壁經戴記各數百千  
遍者凡幾年達夫宗嗣夭折先祀無尸則繫家還龜庄

宗宅承祭延賓課兒檢農凡門內大小事皆躬自幹管  
見子弟之有不謹者必嚴辭切責性愛酒無量而不及  
亂醉後辭論縱橫氣味踈曠痛世道壞敗家門蕩析慨  
然有挽回濟施之志每誦杜工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之句輒三復興歎其所存可知也余於汝  
命長一歲年行同學業同出入交遊與之同童小時雖  
未得同居一術而情義之孚向氣若也汝命之入巢峽  
也余時移接安平汝命之還龜庄也余又寄寓沙花汝  
命謂余可歸矣歲華晚矣門戶衰矣白首團圓其樂何  
如余欣然從之自是除遠出及寢食外未嘗須臾離亦

未嘗須臾忘也晝必聯膝夜又如之郊原靜廓月色如  
海則或論文或談懷或評古今治亂人物或圖興業  
啓後生之策無言不訓無事不謀山頽以後相勉之情  
尤非平日比也千里西遊再三聯袂前年秋又同赴  
廷科其意匪直爲應舉計一日行五六十里歷覽山川  
之勝迤向華城仰伊濯之 王功登終南山觀宮闕之  
壯閭肆之繁歎四百年規模之宏達入春塘臺咫尺  
天顏喜僉僉候之平復浹一月始歸歸未旬忽得疾疾  
且劇呼余語曰死生有命亦復奈何世之齷齪輩乾沒  
名利爲妻子衣食計大是憤惋事時漢卿未至余與南

星甫扶抱夜坐余適假寐汝命顧星甫曰景伯兄安在  
星甫曰睡深矣汝命曰勿攬也吾復何言但恨不見漢  
卿翼日平明奄然而逝實壬申十一月四日也得年纔  
四十八有三子其長有才藝采冠棄之如遺嗚呼惜哉  
若使汝命早登顯途爲諫職爲牧宰必能扶世教蘇民  
瘼有所施措富有其財手界恢恢則將積而能散行晏  
平仲范希文事優爲之也天不我佑事與心違落拓半  
生窮約以終身而不得一試其志業命矣夫命矣夫余  
亦若知有今日何必近龜庄一步地重結三年之篤情  
乎又未知病時所欲言者爲何事而不能開問於將絕

之際此尤可恨已漢卿方謀掩土慎發且有日余不忍  
泯物其志行略叙數語又道私情之有不自己者使世  
之知汝命者得以徵信而尚論之係之以辭曰

君之生兮天若有所爲君之沒兮天亦不可恃賦豐而  
命蒼兮志業未展賢才窮天兮闕昔尊顯念家門之陵  
替兮誰與扶持獨鴈哀叫兮樑月依微春暮地幽兮花  
落鵲啼息君不見兮淚雨淒淒朱旗啓行兮君未歸兮  
山之岡嗚呼汝命兮我思君兮不忍忘

李景遠哀辭

韓山李君景遠湖上之佳秀士也少余十五歲余相識



自其弱冠時蓋知君莫余浚其才聰而敏其質剛而溫  
其行孝且友養尊堂承愉無違志與伯氏湛而翕如也  
業公車其文鏗然有聲師俛庵先生獲聞爲學之方其  
年富其志篤將有遠就之望丙子冬過余宿朝起喟然  
謂余曰士生斯世旣不能修身勉學塞受中以生之責  
屈首場屋四十無成無寧擺脫窠臼讀書養心以終吾  
平生可乎余聞之不覺斂衽及歸寄兩度書致相期之  
意其所存可知也前臘君適有客地親懿之喪衝寒迎  
柩於百里之外余出弔桃源之上握手而別別未一月  
訃至嗚呼君之生止於此矣君之志終不得遂矣尊堂

方八載氣息奄奄伯氏先歿除靈纒一年有丈夫子二  
俱幼女長未及笄此皆人理極處而親友之所共涕者  
嗚呼冤矣余聞其卽遠有日偈臥漳濱未克臨穴一慟  
聊述哀誄數語以寓痛惜之懷恐不足以塞土中之悲  
也辭曰

天之生材兮氣數參差良玉先碎兮崇蘭早萎念君之  
才行兮逸駕長途何命之不延兮閻忽僊徂顏路在堂  
兮伯道幸有兒魂去遲徘徊兮此恨無窮期春殿山坡兮  
花紅草綠端兮淮質兮奄閉幽宅鶴髮倚門兮悽惻閨  
怨理莫詰兮茫茫嗚呼哀哉兮景遠

李上舍伯心觀祥哀辭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自古多個儻奇偉之士近驪  
江李上舍伯心蓋其一焉伯心氣逸而骨駿昂昂有千  
里志世如有伯樂者可以鳴其意而展其足也余與伯  
心不早相識汝命每道伯心之賢余願一見而未之遂  
辛酉春遇於京邸時伯心成司馬暫與語可知其良也  
丁卯又遇於南郭伯心猶有鞭策意余笑曰君不就熟  
路耶伯心曰大丈夫不效作轅下駒同宿而別別後幾  
年聞伯心病不起余哭諸汝命為其因汝命而知伯心  
也嗚呼天之降才稟厚而施畚使惆儻奇偉如伯心者

不得試用於世何哉伯心於余同年生余常欲東遊以  
伯心爲東都主人伯心亦爲余欲印惠近患一帙事皆  
不諧而伯心已泉下矣聞其入地已踰數月余有功劄  
不能助虞殯追叙哀辭一通遞付東歸者俾揭靈筵伯  
心之弟亨遠謙仲皆與余善見此文想爲之一慟也辭  
曰以下逸

再從叔翼仁誄辭

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胡爲乎南方舍君之樂處而懷  
彼他鄉魂兮歸來萊州不可以託些雕題接壤醯骨祀  
肉此湯泉如沸炎氣爍石些故園脩阻路三百些魂往

靡所屆遠漂泊此歸來歸來不可以託此魂兮歸來鶴  
城不可以留此三山漂渺二水悠悠些滄溟浮天中無洲  
些鷗亭信美匪我構些他人入室滿目愁些體魄北還  
無與爲儔些歸來歸來不可以暫遊些魂兮歸來東京  
不可以寄些荒臺近邛塚曩曩此夜燐如螢雜魑魅些  
鼻荆招癘竹陵歸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與比些魂兮歸  
來永陽不可以淹些秋坪夜雨百鬼陰些巫鼓夕鳴亂  
家閣些朝陽高閣無地下臨些俯之無所依仰之無所  
瞻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君無滯花山  
些甲嶺嵯峨勢莫拚些陰陰古陂隱妖奸些老豹當途

盜賊覲此歸來歸來恐自貽艱此魂兮歸來君無止此  
赤羅些孤峴慘愴異鬼磨牙些折臂斷頭血陂陁些將  
軍故里啼暮鴉些歸來歸來疾驅車些魂兮歸來入韶  
境些桃源廣衍佳氣映些幽宅斯卜地安吉些直矗矗雙  
遷大道如髮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樂彼龜園先人墟  
些街巷依舊禾黍盈疇些竹下蕭灑茅覆屋些籬花濯  
英爛芬馥些鶴髮倚閭望爾來些獨出桓盤撫庭槐些  
室下肄柎靜閒安些倚卓儼然肆筵筵些新廚中饋列  
醢餐些殺核旣陳益麪饅些梨柿棗栗籩實具些炙鷄  
酌醴登奠賻些父兄伯叔宗族龔些衣冠雜沓敬拜揖

此炬燭煒煌光若晝此薙歌齊唱備獻祝此不可畏伊  
可懷其虛徐此魂兮歸來反故居此亂曰錦岫斜日秋  
聲蕭瑟此征鴈叫霜百草萎腓此靈輶啓駕旌羽翬此  
南望旅土雲山杳此魂兮歸來永終占此

字辭

崧兒字辭

維嶽有崧其峻極天降而生申四國于藩繫我得姓蓋  
始於茲績登聖門培傳漢詩爾年旣長禮當三加我錫  
爾字爰字孔嘉崧以名之字所土峻山之峻高自尺而  
仞厚以爲基天乃可極吾人用工漸進不息升高自卑

下學上達天命人事其理則一爾其念哉譬如爲山一簣方覆萬丈能攀進其吾進期造重玄餘慶及裔毓精生賢於乎小子視我報辭明爾峻德髦士攸宜

遺事

晦屏先生遺事

先生以英宗七年辛亥四月二十五日申時生于義城縣西龜尾里第先府君處士公夢有異人遺紅珠一枚曰此鳳鳥所銜來者君其藏諸己而夢覺先生乃生幼而聰悟絕倫於文字一過眼輒不念從叔祖竹厓公奇之曰此兒必能光大吾門戶者也嘗與羣兒游嬉忽



聞隣家讀書聲欣然往聽日暮不還家人窮按招來問  
曰不食終日得無飢乎對曰聽人讀書自不飢也聞者  
莫不異之及長篤志力學不待課督最愛韓子文作韓  
子文賦兀坐冷室夜不就枕者凡再夏冬時值大雪睡  
至則踏雪以待醒或懸髮沃面習而爲常嘗讀古文尚  
書于比屋之花藏庵亦用此法其勤苦不輟如此戊午  
母夫人早世先生時年八歲孺慕不已見林烏反哺卽  
吟曰可憐枝上烏知母不知父有小妹最幼先生憫恤  
愛護曲盡情意及嫁歸作詩一篇以述別離之思從父  
兄處士公長先生十歲先生事如親兄未嘗暫離己已

處士公慘逝先生傷慟切至收拾遺文教其諸孤竟至  
成就庚午聘夫人柳氏出入甥館諸友咸推以先進外  
舅柳公與人書曰吾得麟兒爲婚苟治舉子業鄉解屢  
居前列輒不利於省試先生不以得失介意辛未看小  
學書忽有感發之意作詩曰平生媿自棄放曠憚檢律  
今來尚有爲對此念寒熱丙子丁先府君憂時變出忌  
疾舉家危遑而先生易戚俱至撫養諸弟妹有人不及  
盡知者仲姊氏歸湖上先生源源省候至老不廢晚拙  
李公稱之曰某篤友者也童子時從剛窩任先生學又  
常往來川前外宅質問于九思堂先生甲申搯衣於大

山李先生之門李先生貽書曰志意堅懇見識精博朋  
儕鮮有能及之者甲戌往洛城歷拜順庵安公安公一  
見歎賞稱以南州豪傑出示所編東史綱目草本要與  
商確先生略論十數條公莫不領服辛巳赴省試時先  
生文譽藉甚當路者送其子弟請與同事先生不許甲  
午秋赴東堂試有一戚親爲封彌官密遣官僮要謄策  
草先生卻之丙午李方伯秉模承命廣請道中耆德  
校正五經百選再三懇要先生寄書于川沙翁論去就  
之義竟以疾辭己酉李彥弘源以右文興學爲治屬先  
生以訓課之任先生固辭不獲李彥禮敬備至朔望問

安先生使子姪替謝一不入公門李侯謂鄉人曰申某  
高尚士也吾當躬往致禮云己未遭繼妣南氏喪先生  
年已七載不脫經帶哀毀以終三年丁卯金侯相任薦  
經術文章爲一方模楷戊辰尹方伯光顏特致問安副  
以節扇先生只以數行語例修答及其行縣送官吏固  
邀先生以爲非但老病爲士尚志豈可以方伯之命而  
駿奔乎遂不赴先生欲於山水佳處築一小齋爲棲息  
之所庚寅縛茅屋于鳳凰洲上竟以歲侵力屈未畢工  
而止先府君嘗寓居錦山之陰欲置一亭於東麓未就  
先生名其遺址曰慕原每有肯構之志大山先生聞而

促成之辛丑始築精舍于錦淵之上右室曰主敬齋左  
室曰集義齋先生常處右齋四壁書四勿六有及古人  
格言之妙契于心者感朝日皦照之光述牕銘集句手  
列爲圖揭之東牖做衛武箴做之義作座右銘一篇書  
于坐側枕邊西北隅設小屏寫退陶先生聖學十圖常  
目而日省焉山後一谷有名魚頭屏者先生改曰晦屏  
因以自號取尚絅闇然之義也先生自此絕意進取潛  
心經籍間居靜養隨分藏修一水石一草木無不品題  
吟弄書衡門考槃二詩于壁上時時諷誦每值良辰清  
夜月明沙白緩步下臺逍遙江皋命兒曹誦漁父詞聽

之實友相訪開襟討懷悠然自樂不知老之將至嘗爲  
冰溪洞主洞舊有太乙壇已移而遺俗猶存巫覡以歲  
時擊鼓祈禱先生命毀神堂嚴禁以絕之鄉長老屬先  
生行通講禮先生倣宋夫子月朔會約草會儀一通已  
而以事不果行先生屢經延吳之憾自乙未至庚戌才  
子二人未冠而歿戊午長子上舍公又不淑先生以理  
排遣不以存亾傷生上舍公之喪也先生曰亾兒好禮  
吾當以禮治喪小斂時衾長衣闕先生以平日所著者  
斂之適姻家致襚一件先生曰化者有知必不自安卽  
命斂以易之丁未冬命駕沙邨朔風作行因有司視之

患庚午以後不能辨物時有著述倩手口號辭理俱到  
荒翁行狀其絕筆也辛未秋姊子趙居讓來候請先生  
手書數句詩語先生瞋眼濡毫書贈一絕筆法勅古詞  
格清健壬申三月二十八日宿患猝甦無一言及家事  
惟以宗胃之未冠屢屢爲言四月三日戌時易簣于精  
舍之右室享年八十二以是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下  
川坊涑谷坤向之原配豐山柳氏通德郎後元女修巖  
先生玄孫也生一男卽上舍公繼配順天張氏士人大  
龍女生三男長仲俱歿季鼎輝上舍公無子以鼎輝長  
子榘爲嗣女三適李以玉金宗夏姜時欽鼎輝二子皆

幼其長爲上舍公後者也先生聰詣卓絕氣質剛毅自弱冠時畱心於古人爲己之學及登湖上先生之門專精問學講質疑義心經夜氣章本註之誤中庸戒懼不可偏屬靜之論屢被師門獎許同志長德如后山川沙二公面商書確殆無虛歲於川沙公居在一鄉分契尤密前後往復幾至四五十書至於致曲之說辨論不已務歸至當蓋學之所造者因此而益深矣其爲學也以主敬爲本所居之室扁以主敬靜坐終日不見有惰慢之容嘗以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古聖賢持敬淵源論敬旨設昭在方冊而其言散出學者



未易徧看遂博攷經傳編崇敬錄二卷其末係以懲省  
錄以寓警戒之意少有下急之病遇事或過當自謂未  
免太陽之證而及其靜養之久經歷之多嚴厲者漸至  
和平矜持者漸至寬緩誨人則諄諄忘倦接物則侃侃  
有節有不可以一偏稱之也其讀書也自幼常著意文  
章於書無所不覽於文無所不讀詩書左馬至唐宋諸  
家及皇明文皆定遍數成誦以至天文地志兵學字書  
必欲博究廣按忽自悟曰吾儒家計不在於是乃專心  
於四子心近朱子書心惟口誦字索句求於節要用力  
最濼俯讀仰息如誦已言晚患阿瞶至不能視而勉學

之心老而彌篤每夜誦易乾坤二卦書洪範詩抑戒禮  
記儒行篇大學誠正修三章魯論顏冉問仁章孟子仁  
人心牛山章中庸首末二章洛建諸賢大文字數十篇  
周而復始便作程課辨其音釋正其句讀玩其辭而求  
其旨非尋摘章句掇拾華藻者之比也其日可見之行  
則其色莊其言厲其閒居也味爽而起盥櫛衣冠几案  
必正書冊器用必整飲食則匙箸有定數行步則杖履  
有常處其祭祀也果菜饗糕之品皆躬自檢看拜跪奠  
獻極其誠敬不以筋力既衰少懈平生不喜紛華衣取  
蔽體食取充飢瓢簞屢空處之裕如也辭受之節斬截

不苟人或有饋遺者必問其所從來未嘗有一毫非義  
之取戊午以後婦寡兒弱居養愈失復空而家門之內  
常怡怡然其操執之堅樹立之確求之今世實罕其倫  
矣其著述也則詩文筆札皆有矩法病苦一吟患翁許  
以咄咄逼退之金陵詩序鄭公謂之有明儒口氣優餘  
渾浩齋深宏博末乃以濂洛之文烏歸趣以林下一布  
衣典山南著作之衡墓道之刻紀行之狀前後相繼既  
爲著崇敬一錄以啓後學東方邪學之禍將至於滅絕  
人類而順庵之辨晚谷之論猶未覩破窩窟按伏真贋  
故特爲天學宗旨辨數百言使世之迷惑者有所開悟

中何嘗不在裏面一句朱子嘗非之已成斷案而近日  
山南先輩復申南軒之論中和體用之義恐因此漸晦  
故著爲辨說以破其疑病世之人乾沒名場不明於公  
私義利之分欲作玉韜辨以下之而未及下手禮說則  
參互考訂一遵家禮而答人疑問常變隨宜至若讀書  
謬錄所載數條無非關世道沒疑案之論而通講會儀  
亦可爲學宮接行之定規先祖遺集刊布已久而年譜  
尚未完本積歲衰稗費用精力始成一通使爲日後繡  
傳之地族譜草本散無紀叙派系子姓難以攷載又烏  
世牒一冊纖悉無遺俾有所考據而取信焉世之論先

生者但知其文章之美而不詳其學問之篤只稱其操  
守之固而不悉其踐履之實子姪之親切及明者皆已  
喪亡其言行始終無由考得其萬一如小子之後生蔑  
識言語卑弱何足以闡發幽光以圖不朽於來許也茲  
敢紀述其大槩如右或有以藉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  
云

族兄龜窩公家狀

公諱鼎梅字若和姓申氏鵝洲人初諱伯翰字周彥鼻  
祖諱允濡勝國時版圖判書子諱祐官按廉使厥后九  
世有諱某承旨 贈吏曹參判號梧峯有諱某正言號

孤松於公爲六七世祖高祖諱叔範曾祖諱復龜祖諱道天世居義城之龜湖考諱宅仁妣全義李氏成均進士臨厚之女公以英宗壬戌某月某日生生有異姿睂眼如畫肌肉玉雪如也公之王考慮士公嘗稱之曰此兒必張吾家者也年未十歲才思出人志尚超邁族父晦屏公甚奇愛之請引去教養公始受小學書讀未半已自惕然反省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晦屏公滾加嘉歎朝夕牖導自日用事親敬長之節至於天人性命之說大而古今聖賢旨諉小而詩文詞章體裁皆指陳開示靡不纖悉公卽篤信師訓低心聽受弱冠時已斐

然成就公性至孝每親濟不脫衣帶而養歲辛卯先府  
君患泄痢彌留屢月漸至危殆公輒嘗糞甜苦末乃斷  
指出血以注之先府君絕而復甦如是者五六日及遭  
艱公叫叩拚擗幾不自保是年冬母夫人又患劇疾家  
素貧喪威之餘無以供醢粥公曳衰扶病致養無方有  
足感動人者母夫人疾得已公亦無恙公資性清介雖  
窮窶患難之際辭受不少苟當先府君疾革時鄉人送  
雞數十首以資療救至則喪已出矣公以爲餽病之物  
不可受於喪出之後卽因來使奉還觀此一事可知公  
之平生也顧家業廓落滯澹不繼癸巳遂奉板輿就食

于丹城之丹溪里丹卽公之婦家也距龜湖三百餘里  
公落拓殊鄉年齡向晏素忌西疾怵迫靡遑而然猶不  
變所守未嘗有戚戚意看書誦詩怡然自娛只以離墳  
墓遠鄉關爲終身恨回首北望每起首邱之思倣古人  
蜀舍故事名其室曰龜窩又移揭先王考堂扁雙碧堂  
三大字及亭亭舊號於壁上手植碧梧雙幹於庭以  
實命名之義焉甲辰丁母夫人憂公號哭終日頓絕方  
蘇蓋以旅土巨創至痛愈切故也公常患阿瞶不便看  
讀中廢舉子業晚喜朱子書常潛心玩究又手書朱子  
年譜一部坐則披行則裹不暫離於身平居必闔眼端



坐儼然若息積累頤養幾三十餘歲是以司視之病久  
若自明羸弱之質稍向精強忽以所忌之疾歿于龜窩  
實周甲壬戌之二月十五日也以其年四月九日葬于  
先夫人墓下從遺志也公儀容皎潔氣像從容天資近  
道加以師教若使不爲飢寒窮阨所因而得大肆力於  
向上事業則材成德美豈但終於比而已也門衰運盤  
有志未遂青年孤露白首沈埋嗚呼惜哉公嘗語人曰  
貧者士常士若以貧賤爲恥則其餘無足觀矣至於昏  
姻論財非士君子之道也時順庵安公之從弟鼎祿氏  
亦僑居于丹流落清寒與公同儔公卽請結媾安公許

之遂以女妻公之長子俛庵李公寄書于公曰昏雖不  
賀而為左右不得不賀也宗兄以餘公贈詩曰兩窮昏  
娶自新奇公之操守不俗蓋如是矣又語子弟曰祭祀  
之需稱家有無但當致其如在之誠然三獻不備則童  
幼無以識其儀節雖或代以玄酒使兒曹習而知之可  
也又常曰人雖毀己己不毀人則其毀自止古人曰止  
謗莫如自修此格言也汝曹其體之其在丹時身不妄  
動人不妄交不揚人之過不論人之短曾中無些兒碍  
滯慰鬱無聊之極輒吟詩遣懷遇佳山水或盡日忘返  
灑然有志士風味故南州賢士大夫無不樂與交往來

唱酬殆無虛時及其葬也親友會臨者數百人誄詞多至五六十篇而至或比擬於陋巷簞瓢若非公困窮安貧不以羈旅而少改安得終始無斁永保一方之令譽哉公娶晉陽柳氏士人鳳鳴女貞淑端惠克修閨範今年六十六有二子長祖榮次祖祐祖榮有一子未冠祖祐有四子長升運第三子金文入承宗祀餘皆幼公所著有詩札若干卷祖榮方蒐輯繕寫名曰龜窩遺稿嗚呼公之歿有年矣晦屏公已誌其墓而序其稿矣祖榮又請余修錄家狀如少弟不佞何敢容議於其間而榮之請甚懇不得以終辭謹述其行實如右以俟秉筆家

採擇焉

行錄

從姑孺人行錄

孺人姓申氏我叔祖處士府君之中女也高祖諱某宣  
教郎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處士府君諱道洙妣達城徐  
氏士人聖夔之女孺人以癸未九月十五日午時生于  
永川堰下里外宅自幼聰慧絕倫見族兒讀書能解疑  
字至於小學烈女傳等書亦皆諳翻成誦孝性天出事  
父母承意順志處士公愛酒飲或過量夫人強請絕飲  
孺人曰親之所嗜豈可絕之諫使節飲可也處士公有

至恨不嚼甜瓜孺人曰親之所不忍口者吾忍食諸遂  
絕不嘗蓋自八九歲已然乙未冬姊妹二人俱歿於疹  
孺人無他男昆弟女紅之暇兼行應門之役孤子一身  
就養左右殆十餘年歲甲辰歸于花山權君時敏甫權  
氏家兩世居鰥中饋久空孺人內議酒食外奉賓祭事  
親理家處族隣御婢僕之道曲盡其宜大舅南厓公稱  
之曰吾家賢婦也孺人雖移天在遠而淇水泉源之思  
靡日不切俾使書問連月相望旣又歸侍者數載奉母  
夫人養之別室者數載辛酉處士公下世孺人承實拚  
擗累日絕食飲殮葬喪祭盡情以助每以不復歸侍爲

終身慟孺人素患羸疾尊舅公殫心藥護幾危而甦者數矣孺人感泣恩愛圖報無地婉愉承養無間所生癸亥遭南厓公喪孺人竭誠經紀克襄纔十數日忽感疾竟以是歲九月降生日不起得年僅四十一又無育月日塋于宅後負癸之原嗚呼哀哉以孺人之孝之篤生不爲丈夫子未能盡志體之養死不得與偏慈氏握手相訣而臨絕一聲切切不已在親闈爲孝子在夫家爲孝婦而天不憖遺塊肉不遺豈非命耶孺人疾劇時勸夫婚再醮時敏甫從其言方舉一子孺人之祀自此將不忽矣孺人之尊舅公惜媿行無傳命鼎固不敢辭粗

爾  
記平日所耳目者俾權氏子孫得以知孺人之萬一云

陶高先生文集卷之四

陶高先生文集

三三